

柔福帝姬

董千里



柔福帝姬

董千里

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责任编辑：黄志平

封面设计：古一十

柔福帝姬

董千里 著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百花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¹/₃₂ · 7 · 148,000

1984年7月第1版

1984年8月第1次印刷

社目：108 245 书号：10309-43 定价：1.00元

目 录

一	汴梁上元夜	(1)
二	江湖儿女情	(17)
三	沙场决生死	(33)
四	胡尘漫帝京	(49)
五	珍重燕山情	(67)
六	惆怅黄河渡	(85)
七	百花驻仙侣	(97)
八	天涯迎红妆	(111)
九	寻春向水泊	(125)
十	垂老过湖湘	(137)
十一	谈笑建勋业	(151)
十二	低眉效鸳鸯	(165)
十三	塞外生死谣	(179)
十四	禁中日月长	(193)
十五	蛾眉拚肝胆	(207)
十六	终老在此乡	(225)

一 汴梁上元夜

这是北宋宣和六年，汴梁繁华已臻巅峰，尤其是过年过节，四方客商云集都下，把偌大的一座汴梁城挤满了。

今日正月十五日，俗称元宵，汴梁帝都所在，灯市之盛自然是举世无双。宋时风俗，这一天城开不夜，不论男女老少都出来看灯，叫做“逛灯市”，即使平日足不下楼的贵家千金也都出来凑个热闹，引得阖城少年如蚁附膻，不看灯而看人，年年今夕，都生出多少风流故事。

南城有一条金线巷，住着几家乐户，丝竹如沸，正是最繁华的所在。每一家都敞开大门，院子里挂满各式各样的灯彩，迎风摇荡，照耀如同白昼。其中有一家更搭出一座鳌山，通体灯饰，远远望去已是眩人眼目，看灯的经过这里时人人驻足，赞叹不已。

时已二更，逛灯市的人越来越多，几乎到了肩摩踵接的地步。人潮中淌着两个明眸皓齿的少女，身不由主地向前滑行。不知道怎么一来，已被人潮挤入金线巷中，这才觉得松动了些，喘息了一阵，手拉手地往前走。

这两个少女神情娇憨，衣着华美，头上虽未戴钗珥，却一看就知是大户人家的眷属。其中一个穿鹅黄衫子，更似有一种天生贵气，顾盼间丽质天生，说不出的叫人又想亲近又不敢亲近。另一个穿紫的较大一两岁，对她甚是照顾，却又不象长姊或婢仆，看着教人猜详不透。

她们闪来闪去的走着，到了这一家门首，年幼的黄衫少女失声叫道：“啊！这可是我们今晚看到最好的灯彩了。这家人想必做着大官，可不知是谁。”

紫衣少女向里面看了又看，低声说：“我知道，这儿的主人比宰相还大。”

“这可是你胡说了，满朝文武，自然数宰相最大。再要大，那就只有……”

“这个人，满城都叫她李明妃。”

年幼的一个听得张口结舌，半天才说：“李明妃？妃子应该住在宫里的呀！”

那个又向她耳边低声说了几句，做了个鬼脸道：“现在明白了吧？”

“明白了。玉屏，我们进去看看她究竟长得多美！我听……说，宫里没有一个人及得上她，人象一朵花似的。”

玉屏“嗤”的一声笑，说：“你才象一朵花呢！她已经二十五、六岁的人了，怎么能和你比？你一进去，就把她比下来了。”

两人商商量量的，竟然挤过人丛，踏上台阶，向院子里走去。

原来这里是名妓李师师的寓所。李师师艳名满天下，早得皇帝赏识，如今索性以外室视之，册为李明妃，却并不叫她入宫，只在院中筑了一座樊楼，上设御座，皇帝兴到即至，与她饮酒歌舞，有时便宿在这里。师师由角妓摇身一变而为皇妃，从此谢绝旧雨，只词人周邦彦、秦少游等奉特旨仍许往来，故虽皇帝要三、五日才来一次，也并不过于寂寞。

这一夜，李师师料定皇帝无暇前来，早就约定了周、秦共度佳节。周、秦却带了个少年诗人高世荣同来。师师素性好客，又知皇帝定然不会怪罪，也就殷勤招待。

宾主四人，在樊楼上传杯换盏，一时作词，一时唱曲，再不然便指点满城灯火，随意说笑。酒方半酣，忽有个小婢走来，在师师耳边低声说了几句。

师师满面笑容，回顾道：“真的？”

“她们自己说的，真不真可不知道。”

高世荣此来本就有些提心吊胆，忙道：“可是圣驾到来？我们不如趁早回避……”

师师摇头道：“不是的，是两个小姑娘，却说一个是柔福帝姬。”

宋徽宗朝的公主改称帝姬，柔福乃是封号。公主出宫微行，这事情还当了得，连见过大世面的李师师也慌了。

秦少游想了想说：“师师且下去看看，若是帝姬，便当好生招呼，然后着人护送回宫。凭你的眼力，还怕看不出来？”

周邦彦也是这样说。高世荣这时恐惧之心已去，好奇之心大炽，道：“我也去看看。”师师笑道：“高学士同去无妨，可不要吓坏了帝姬！”

高世荣也笑道：“我又不是三头六臂的妖怪，何至于此？”他明知她语意所在，虽用说笑话的口气岔开，心中却也悚然自敛。

师师款款站起，扶着小婢转身下楼。高世荣跟在后面，暗想此次进京，得与已为皇妃的李师师相见，已然是意外之喜，不道今夕得见公主，那真是意外的意外了。

下了樊楼，转过回廊，出中门，远远已见鳌山旁站着

两个明艳少女。灯光映照之下，一个华丽，一个秀美，正在指指点点，并不觉得有人走近。

师师向高世荣回头摆手，教他止步，自己慢慢地走了过去。

小婢抢上一步，禀道：“明妃娘娘迎候帝姬。”

黄衫少女倏地抬头，双眼如明珠流转，向李师师看了又看，低声说：“她真美！玉屏，你快上去和她说，我们大家免了宫礼。”

师师眼见耳闻，此时哪里还有半点疑心，敛衽福了一福道：“帝姬既这样说，恕师师无礼。”

黄衫少女也还了一福。玉屏是个宫女，知道李师师是皇帝宠妃，哪敢怠慢，跪下行礼。

师师抢着扶住，笑道：“帝姬早说了，妹妹怎么还要拘礼？此处风大，请到里面用些茶果，看他们放烟花。”

柔福帝姬正是待她相邀，她不会说客气话，笑了笑往里就走，忽见阶下站着一个少年书生，双目灼灼正对自己不断打量，连忙止步，叫道：“玉屏……”

师师抢上来笑道：“周学士秦学士都在楼上喝酒，这位高学士是和他们同来的佳客。高学士，你该回避了！”

高世荣应了一声，长揖不拜，又痴痴的望了她几眼，转身走去。

柔福帝姬长处深宫，连和年纪较长的兄弟也无见面机会，何曾见过这等俊俏少年？男女相悦，本是天性，她尽管心头乱跳，却也觉得有些恋恋不舍，脱口道：“敢是周邦彦学士和秦少游学士？我最爱他们的长短句，想不到今晚能见到他们……”

师师玲珑剔透，一听就懂，忙道：“两位学士曾奉特旨出入，想必也不妨容他们拜见帝姬。高学士，就烦你上去相请……”

柔福帝姬忙道：“他们在什么地方？请你带我上去相见就是。”

师师想了想说：“这样也好，只是委屈帝姬，未免令他们不安。”说着已举手相让，一面向小婢施了个眼色。那小婢如飞而去，上樊楼报讯去了。

高世荣在前面听得明明白白，满心欢喜，三脚两步地随后赶去，和小婢同时赶到，在楼下大叫：“周叔叔秦叔叔快请下来，帝姬来看两位老人家。”

周、秦虽见过皇帝，却一辈子没有见过公主，听说也不觉着慌。两人急步下楼，秦少游喘吁吁地道：“这如何使得？师师未免糊涂，怎么不拦住她？”

周邦彦比较洒脱，道：“有其父必有其女，我们见见何妨？”

李师师在前面领路，传语道：“帝姬有命，彼此只以常礼相见。”

柔福帝姬和玉屏手挽手的走来，满面堆笑，神情无邪，道：“哪一位是纤手破新橙周学士，哪一位是山抹微云秦学士？”她一口道出两人词中警句，双眼却望着高世荣。原来周、秦都已是中年人，新词虽好，人却不如高世荣耐看。

言者无心，听者有意，周邦彦那一阙“并刀如水，吴盐胜雪，纤手破新橙……”乃皇帝私幸李师师的情状，恰巧被他偷窥得见，发而为词。如今被柔福帝姬无意中念了出来，周邦彦还没有什么，李师师倏地红云飞颊，又不好发作，只

得借着为两人引见，假作不曾听到，遮掩过去。

周、秦长揖不拜，道：“参见帝姬。”

柔福侧身还了半礼，见秦少游胡子花白，容颜憔悴，道：“秦学士，可堪孤馆闭春寒，杜鹃声里斜阳暮，这两句词千锤百炼，好是好了，只惜过于凄厉，教人不欢。”

李师师恐她再提“纤手破新橙”，连忙笑道：“秦学士也有欢娱之词，这樊楼上有一幅御笔屏条就是，帝姬可要看看？”

柔福想了想道：“好是好，但你别告诉爹爹说我来过，免挨他一顿唠叨！”

原来北宋宫廷中并不如后来明清那样礼数繁多，父母子女间与民家亲属一样相处，宣和皇帝尤其洒脱，故子女只叫他爹爹。

李师师忍笑道：“帝姬放心，我不说就是。”即侧身举手，在前带路。

柔福仍然拉着玉屏的手，跟了几步，回头道：“三位学士为什么不来？我打扰了你们，心中不安，你们可不要拘礼。”

周、秦还在迟疑，高世荣抢着说：“帝姬有命，我们就恭敬不如从命吧！”说着走了两步。周、秦互视一眼，在后相随。

来到樊楼之上，还没落坐，柔福就嚷着要看屏条。

李师师向北墙左侧一指，道：“这一幅就是”亲自移烛，向前照明。

柔福移步走过，只见笔姿夭矫，正是父皇独创的瘦金体，疏疏落落的写着一阙小词：“远山眉黛长，细柳腰肢袅，妆罢立晚风，一笑千金少。归去凤城时，说与青楼道，看

遍颖川花，不如师师好。”

她低低的念了两遍，又向李师师看了一眼，道：“妆罢立晚风，一笑千金少，这两句真亏秦学士琢磨出来，词与人都不朽了。”

各人见她贵为帝姬，却如此洒脱，都不由加了一分亲近之感。

柔福对那满壁琳琅挨次看去，正要问为什么不见周邦彦的那一阕纤手破新橙，李师师早已防到，举手一指说：“这里还有一阕《念奴娇》，乃是早几年山东巨寇宋江酒后所作，我也裱起来了，帝姬请看！”

柔福大奇，立时走了过来，只见一幅诗笺上写着连串狂草，笔酣墨浓，剑拔弩张，词云：“天南地北，问乾坤何处可容狂客？借得山中烟水寨，来买凤城春色，翠袖围香，绡绡笼雪，一笑千金值。神仙体态，薄幸如何消得？想芦叶滩头，蓼花汀畔，皓月空凝碧。六六雁行连八九，只等金鸡消息。义胆包天，忠肝盖地，四海无人识。离愁万种，醉乡一夜头白。”

这词虽不甚工，却是声调铿锵，豪气迫人，端的非江湖豪客不能为此。

柔福呆了半晌，道：“爹爹也知宋江来过这里？他没有怪你吗？”

李师师道：“宋江等一百零八人渴望招安，就因这阕词得遂所愿。以后他们随童郡王征辽，听说尽都战死沙场了。”

柔福帝姬轻轻的叫了一声：“呀！”身子轻摇，玉容微变，大有不忍之色。她在宫中听人说过许多宋江的事迹，又读了这阕豪气迫人的念奴娇，已当他是故人，突然听说

他率伴战死沙场，竟是忽忽如有所失。

玉屏忙抢前扶住，道：“帝姬珍重！”

李师师看在眼里，知她至性至情，也不觉叹了口气，道：“时候不早了，请在此略进酒食，好送帝姬回宫。”

下人早已撤去旧席，重整杯盘。柔福随意选了个位坐下，道：“三位学士休要避嫌拘礼，使我不安。”又对玉屏说：“你也坐下。”玉屏就打横坐了。

于是李师师与周、秦、高也分别归座。酒过三巡，李师师探询道：“帝姬今晚出宫，可有人得知？”

柔福嫣然一笑，说：“我们给宫门太监讲了多少好话，才得偷偷地溜了出来，怎敢告诉别人？宫中有爹爹领头在大放花灯，这一闹少说也要闹到三更天，不会有人想到我们的。”

李师师道：“虽是这样，也恐帝姬千金之体不胜劳累。我们以这一枝龙涎沉脑花蜡为度，蜡尽便散如何？”

柔福点头笑应。

这蜡烛惟禁中独有，焰光香溢，甚是耐烧。河阳花蜡本来无香，官家以此为恨，乃想出个法子，用龙涎沉脑屑灌入烛内，每夜常设数百枝，满宫幽香，烛尽不散。李师师平日舍不得用，今晚黄昏时方点上一枝，看看再有一刻便将燃尽。

这一刻工夫，只是柔福一人说话，一会儿谈诗词，一会儿谈书画，又磨着李师师唱个曲儿。她本无心机，人又秀美，声如黄莺鸣转，阖座尽都在她的容光笼罩之下，连李师师那样的人也着迷了。

说起来，李师师如今贵为皇妃，除了皇帝以外，谁也

不能请她唱曲；但她毫不踌躇地一口答应，摘下壁上琵琶，自弹自唱，唱了一阙柳三变的《八声甘州》。唱到“今宵酒醒何处？杨柳岸晓风残月”这两句，音调转凄，举座不欢，那枝龙涎沉脑花蜡悠然而灭。

李师师放下琵琶，强笑道：“委屈帝姬，将就坐我的车吧！”

柔福长处深宫，春心寂寞，实不愿与这些人就此分别，但也知再无可留，只得黯然点头。

不一会，车已套好，柔福扶着玉屏在前，各人随后相送，就在院中上车。

高世荣忽道：“今晚醉汉多，恐惊了帝姬，我骑马护送一程吧！”

周、秦早已看出他的心意，笑着附和。李师师想了想说：“既这样，就烦高相公送到宫门，再回来喝酒。”

高世荣含糊答应，攀鞍上马，抢在车前开路，出门去了。

金线巷游人已减，大街之上却是盛况依旧。高世荣骑术颇精，口中吆喝，胯下马如行云流水，全无阻滞，引着后面的香车穿越人群而去。

汴梁城极大，金线巷到宫中虽不甚远，却要穿过一座荒园菜地。皇帝为人特别，尽管时时来往，却不愿筑路贯通这一座荒园，宁可从枯树蔓草和菜地中穿过，消受一份幽期密约的情趣。方才柔福与玉屏乃从大街上老远的兜转过来，如今高世荣一则贪近，二则这里荒凉易走，拍马径往此路而来。

这座荒园乃周时功臣的宅第，宋初一场大火，就此无人居住，时隔百年，可盗卖的砖石木料早就荡然无存，只

剩了一片白地。既是无主荒园，慢慢就有人辟地种了几亩菜，那些草木丛生之处听其自然，渐长渐多，恍如荒山野岭，风过处只听得萧萧作响。

一马一车，迤逦踏入荒园，幸而月色溶溶，车辕上又挂着两盏风灯，勉可觅路行走。

高世荣恐坐骑失蹄，惊动柔福，下来牵马步行。穿越断壁，绕过菜地，前有十余株合抱大树，抬头看去，黑黝黝的甚是怕人。他一手牵马，一手按着剑柄，昂然直入。

树丛里“忽”的一声，跳出四个大汉，各执着明晃晃的钢刀，一言不发冲了过来。

高世荣原曾习武，故日常佩剑，这时再不容他思索犹豫，一手掷去马缰，抽出佩剑，不架钢刀，俯身径扫四人的足踝。这一招以攻为守，无形中化解了对方的攻势。他退后一步，横剑守在车前，叱道：“帝姬在此，怎容你们无礼？”

四个大汉见他武艺高强，倒也不敢造次，围成一个半月形横刀而立，其中一人说道：“帝姬？这车里不是官家？”

宋人称皇帝为官家，这四人显然是为行刺皇帝而来。柔福虽然大胆天真，这时在车中与玉屏抱作一团，簌簌发抖。那驾车的汉子逃命要紧，从座上跃下，连滚带爬的走了。

高世荣默计形势，若自己孤身一人，挥剑夺路实轻而易举，但如今须得保护柔福主婢，非把这四人杀伤一两个难以脱身，因道：“帝姬放心坐在车中，看我打发这四个毛贼！”一言甫毕，长剑左荡右决，已划伤一人手臂。把四个大汉逼退了三步。

那里正好是月光照及之处，高世荣眼快，瞥见四人虬

髯深目，神情诡异，心中一动，喝道：“你们是辽人还是金人？这里天子脚下，岂容你们胡作非为？我网开一面，快快逃出东京城回国去吧！”

那四个大汉正是金人派来的细作，乘乱改装入城，也不知从哪里得来自消息，只道皇帝今晚要从这里经过，意图行刺，好回去报功。这时明知车中不是皇帝，但想着如能把帝姬劫持回去，一样也是大功一件，故虽有一人受伤，兀自不肯退去。仍是方才那人答话道：“南蛮子，我也网开一面，你留下车子，逃生去吧！”

高世荣大怒，倏地蹿身一跃，剑光如练画了个半圆，金铁交鸣声中，又有一人被刺伤大腿。他身子一塌，仍回原处，弹指扣剑，长笑道：“不中用的胡狗，也来撒野！”

金人素欺南人文弱，见高世荣一介书生神勇若此，都不禁呆了，正在逡巡欲退，忽又一齐站住，向高世荣身后注目不瞬。

原来柔福在车中吓得几乎晕去，玉屏大惊，乍着胆掀开锦帘，扶她走下车来。柔福尽管是摇摇欲倒，然国色天香兀自光彩四射，教那四个金人看得呆了。

高世荣一见忙道：“玉屏姑娘莫慌，尽管伴着帝姬坐在车中，看我杀贼……”

那两个未受伤的金人欺他分心，冷不防的舞刀扑上。另外两个受伤非重，一样仗刀作势，随在后面，伺机抢车劫人。

玉屏只叫了一声：“呀！”搂着柔福跌回车座。高世荣已然觉察，回剑挡开两柄钢刀，顺势飞出一腿，把最雄壮的一个踢了个筋斗，同时剑势顺刀滑落，再向前一送，点在另一人的脉门之上。

四个金人中倒有三个受了剑伤，另一人也跌得七荤八素，聚在一堆发愣。他们心欺高世荣单身一人定然不会弃车追杀，虽然退了几步，却舍不得就此逃走。

高世荣何尝不知其意，苦于实在不敢离车太远，只得停步。他飞快地转了几个念头，忽然想出一计，左手抓住马缰，飞上了车座，在骡、马背上各抽一鞭。那马长嘶窜出，骡车紧跟在后，他一手舞剑，一手挥鞭，向四个金人冲了过去。

这怒马急冲，其势何等猛烈？那四个金人即未负伤，也非退避不可，何况高世荣手中长剑寒光闪闪？四人不约而同地向两面倒下，站起看时，这一马一车已奔出六、七丈，哪里还追赶得上，只得垂头丧气互相扶持着去了。

穿过树丛，高世荣认路疾驰，待跑出三十余丈，回头不见敌踪，这才勒住两匹牲口缓行，一面回身说道：“帝姬宽心，如今没事了。”

柔福方慢慢缓过气来，揭开车帘道：“今晚若非高学士相送，我二人焉有命在？看不出你文质彬彬，却有这一身武功！”

高世荣谦谢道：“没能把这四个金狗绑送官府，言之汗颜。帝姬回宫后请奏明圣上，以后可得加意戒备。”

柔福忙道：“这事提也提不得，提了我就得挨骂。你回去和李师师说，教她也别向爹爹提起。”

高世荣只得应了，这时刚穿出荒园，皇宫遥遥在望，他心中忽觉黯然魂消，低声道：“前面路上人多，帝姬就在这里下车，步行回宫吧！”

柔福忙道：“你……你不送我？”

高世荣道：“送君千里，终须一别。这里已是闹市，再不会有人惊动帝姬了。”

柔福无奈，只得由他挽扶下车，呆了一会方说：“我应该请你到宫里喝杯茶，只是礼法所拘，你不怪我么？”

高世荣也已从赶车的座上跃下，说：“今晚得见帝姬，已是三生有幸，怎敢作此奢望？就此一别，再见无日，但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今晚，祝帝姬福寿绵绵吧！”

柔福已然动情，心中巴不得能与他多聚一刻，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只站在当地不住的挥袖、掠鬓，心乱如麻。

玉屏究属长了几岁，冷眼旁观，早已看出两人心意，想道：“除非姓高的殿试中试，事情也许有个商量，不然就只是镜花水月，有得你们相思的了！”想到这里，见两人兀自痴痴对望，叹了口气道：“帝姬，不早啦！”

柔福应道：“嗯，再说几句话儿。”但仍然想不出该说些什么。

高世荣不是呆子，如何觉不出她也有满腔情意？霎时轰的一声，如遭油沸，半晌方道：“但恨我们不能朝夕相见，今晚这一会，还是彼此忘了的好。”

柔福微微点头，忽又摇头不迭。

玉屏大急道：“高学士，你若能青云直上，真正的做了翰林学士，要和帝姬朝夕相处也不是难事，再则你一身武功，若能投笔从戎，立功异域，奏凯归来之日何求不遂？似这等徒作儿女态，于事何补？”

高世荣悚然道：“多承玉屏姐姐教诲。我虽读书不成，学剑又不成，从此必然痛下苦功，任择一途为出身之阶。本朝固以文学治天下，但如今外患日亟，一样报国，当以武事